

本命年婚姻

石华 / 著

当爱情褪色，婚姻摇摇欲坠，是坚守，是放弃，还是破茧成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初年婚姻

石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本命年婚姻 / 石华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506-0078-2

I. ①本…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7574号

书 名 本命年婚姻

著 者 石 华
责任编辑 曹英姿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时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78-2
定 价 25元

(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第一章

36岁，本命年。

闻溪曾经以为这一天对她来说，会遥远得像不会到来的梦。当她在21岁大学毕业时，她会毫不犹豫地叫36岁的女人一声阿姨。她认为，她独立的、多姿多彩的美好人生正在徐徐展开。可是，十几年的时光眨眼便过，就业、结婚、生子，这些人生中仅有的几样值得记载的重大事项，都在毕业后短短的三年之内就尘埃落定，之后十几年中的每一天，无非都是单调的重复、重复、重复。如果把她每一天的行踪记录下来，那就是单位、家，单位、家，中间穿插着菜市场、商场的若干个点，形成一个“8”字。也许唯一的变化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8”字被越描越粗。

然后，在蓦然之间惊醒：36岁，她的本命年到了。巧的是，她和建议结婚十二年，也是本命年。

正是1月寒冷的天气，冬天的早晨，当闹钟将闻溪从沉睡中唤醒，她勉强睁开眼睛，室内一片漆黑，仿佛仍在深夜。昨晚睡得太迟，她的眼皮沉重得不行，而且被窝里太过温暖，有个小人儿对着她的耳朵在催眠：“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就一小会儿……”

等到她再次从睡梦中猛然惊醒，室内已经晨光大亮了。她惊叫一声：“糟了，睡过头了！”

抓过闹钟一看，果然，已经过了七点。她一边大声叫着睡在隔壁的女儿：“小微，小微，快起床，迟到了。”一边胡乱套了件衣服，跑到厨房里，赶忙拧开灶火，给小微炒蛋炒饭。

她能听到小微起床穿衣的声音，杂夹着怒气和埋怨：“妈，你怎么搞的。都七点了，我要迟到了！今天刚刚开学正式上课就害我迟到。老师说了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的！”

闻溪自知理亏：“对不起，妈妈昨晚睡迟了，今天早上睡过头了。”

“烦死了！烦死了！每天就只知道看韩剧，看到深更半夜也不睡觉！”

小微怒气冲冲地冲进盥洗室，三下五除二地刷了牙洗了脸，胡乱把头发在脑后扎成马尾，就背了书包跑到门边去换鞋。

闻溪捧了蛋炒饭追出去：“早饭已经做好了，你吃了再去嘛。”

小微理也不理，开了门就往楼下跑。

闻溪追着说：“吃完也就最多两分钟啊，不吃你肚子会饿的。”

“噎噎”的下楼声中，小微火气冲天硬邦邦的回答传来：“不吃！我饿死算了！”

闻溪被噎得说不出半句话来，听着女儿的脚步声远了，才悻悻地自言自语道：“不知道养女儿有什么用！讨债鬼似的，娇惯得这样的坏脾气！”

自己进屋来把那碗蛋炒饭吃了，匆忙去洗漱。正用力梳扯着头发时，闻溪的手停了下来，镜子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头顶上有一根纯白的头发。她愣了，不敢确信地把那根头发挑出来，仔细看看，真的是纯白的头发，不是镜子里反光。

闻溪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是她的骄傲，是她认为自己最漂亮的地方。可是在她36岁生日这天，她看到了一根白发。闻溪手略一用劲，把它拔了下来，卷成一个小卷，丢进了垃圾篓里。

没时间感叹了，她自己也要迟到了。闻溪反着手把浓密的黑发在脑后熟练地挽成了一个圆髻，镜子里的她，虽然略显丰腴，但整体看上去仍然是稳重大方、美丽动人的。闻溪匆匆拿起手提包，冲出了家门。

还好单位离家近，不过一站路，而且今天运气不算太差，刚刚赶上了公交车，让她打了个擦边球，险险地赶在局长正要收起签到册的时候，冲进了办公室。

局长看着闻溪陪着笑脸边道歉边在签到册上签名，板着脸说：“下次早一点。这次就算了。”

闻溪连连点头：“知道了知道了，以后保证向局长学习，绝对不迟到。”

在一个单位待久了，再老实的人，都学会了打办公室的花腔。

局长不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闻溪松了口气，回到自己办公室。同室的小钱如释重负：“哎呀，闻姐，你可算赶来了，没被局长抓到吧？”

闻溪拍着胸口做惊吓状道：“好险，差一脚就被抓到。扣我满勤奖再加罚款都没什么，可是要在全局做公开检讨，那我非撞墙不可。”

小钱一撇嘴：“我真是想不通。局长都五十几岁了，眼看着要退居二线的

人了，还那么较真干什么？搞什么作风整顿，把这些干部职工管得那么严，他以为是管教儿子啊？”

闻溪不以为然：“当局长嘛，总要管管下面的人，不然为什么当官啊？”

小钱刚刚要回答，却突然低下头，显出一副十分忙碌的样子整理起桌子上的资料来，闻溪眼角余光一瞥，果然在门外走廊上发现了局长的影子。这鬼丫头，倒是机灵得很。闻溪也不再说话，拉开抽屉，把今天要处理的资料拿了出来。

局长走了进来问闻溪：“下月到省里参加商贸洽谈会的资料整理得怎么样了？”

“整理得差不多了，明天初稿就能出来，我会送到您办公室请您审阅。”

局长脸色缓和了一些。筹备参展下月即将在省城召开的春季商贸洽谈会，是外经贸招商局今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闻溪虽然来局里时间只有几年，可是做事细心认真，由她来负责参展项目资料的汇总整理，局长是信得过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叮嘱道：“这项工作很重要，要细致再细致，千万不要出现疏忽的地方。”

闻溪点头。

一个上午在繁忙的工作中度过，途中接到了爸妈的电话，问她过生日回不回家吃饭。闻溪爸妈住的地方离闻溪家远，小微又要上学，闻溪便说自己在家随便吃点什么就行，不必麻烦了。老妈唠叨：“你今年是本命年呢，凡事都要小心点。”

闻溪笑着收了线。小钱很是机灵地问她：“闻姐，今天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

“唉，现在过生日等于提醒自己又老了一岁，有什么可快乐的？”

小钱说道：“得了，你的生活够幸福了。老公又帅又体贴，前程无量。小微漂亮又聪明。你说你还不知足啊？”

闻溪笑了：“那倒是。哎，你嫉妒啊？嫉妒就快点把自己嫁出去，就能过这样的幸福生活了，每天守着老公孩子过日子，天天操心着煮饭做菜买衣服，看到时候不烦死你！”

小钱望天长叹一口气：“我也想嫁啊，可是看得上眼的好男人全都已经结婚了。比如说你家建议同志……”

闻溪笑骂：“不是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好男人都是老婆打磨出来的成品。你就安心找个半成品男人，把他打磨成才吧。”

正好闻溪的电话又响了，一看她接电话的表情，小钱就用口形念道：“周建议！好男人！”闻溪笑着敲了敲她的头，走开去接电话。建议告诉她，他已经买好了生日礼物，等回家的时候再给她。

“是什么礼物？”闻溪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可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个周末。”

“那你先告诉我是什么礼物吧！”

“不行！”建议偏偏要卖关子。

闻溪知道，建议不想说的话怎么也问不出结果的，只好絮絮叨叨叮嘱他，多穿衣服多保暖，一个人在外要注意照顾自己。自从两年前建议到驻省办挂职，每次打电话闻溪都会说这几句话，建议倒也不嫌她啰嗦，耐心听她说完才挂电话。

小钱问她：“周哥要调回来了吧？”

“嗯。就这个周末。唉，他调回来了，我总算能松口气了，一个人带了小微两年了，累死我了。小微现在正是青春叛逆期，一门心思地和我作对，难管教啊。”

小钱理解地点点头：“一家人本来就应该在一起。男人放远了容易出事啊！闻姐，我可不是说你家建议，他是免检产品。”

闻溪笑骂她一句：“鬼丫头！”

心情一好，日子就过得快。小微回来吃晚饭时仍然是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不理闻溪，自顾自埋头吃饭。闻溪已经习惯了小微的小性子，让她欣慰的是，好歹小微不再像小时候那样，一生气就不肯吃饭，非得闻溪把她哄高兴了才行。

正吃着饭，有人敲门，这回是快递公司送来了闻溪的好朋友林意娴送的生日礼物，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花瓶。意娴常常笑她是一个透明人，什么心思都藏不住，送她这个花瓶，也是别有意味。随花瓶送上的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既然你已经36岁了，有些话我觉得是时候告诉你了。即日起，请认清以下现实：一、不要抱怨衣服显胖，事实上胖的是你，那不是衣服的错。二、不要抱怨老公不够体贴，事实上他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已经比很多人都强。三、不要抱怨孩子不听话，事实上你当年还不如她。四、不要抱怨爸妈啰嗦，事实上这表示世界上还有人肯无原则地爱你！”

闻溪哈哈大笑。意娴送的花瓶就不说了，倒是这张卡片的确送得别致。

小微发现自己把妈妈的生日忘记了，顿时不好意思起来，低头进自己房间做作业去了。

闻溪做完家务，看完了电视，提醒着自己要早点休息。上床的时候，她发现枕头上有一张卡片，是用普通的硬纸手工做成的，上面画了她最喜欢的百合，还有小微的一段道歉：“妈妈，对不起，早上的事是我错了，我不该乱发脾气。祝你生日快乐。（生日礼物我明天补上。）”

闻溪笑了。早上的事本来她就没怎么放在心上，此刻看到小微的卡片，更是什么牢骚也没有了，只觉得自己女儿真是乖巧可爱。她来到小微的房间，也不知小微是真睡着了还是怕难为情在装睡，闭了眼抱着洋娃娃抱枕躺在床上。隐隐有月光照进来，落在小微的脸上，光洁细腻，像瓷娃娃。

闻溪略有点惆怅，当小微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她每天抱着女儿，怎么亲也亲不够，可是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小婴儿就长成了花季少女，别说亲了，连挽挽手都不让，说幼稚。管她是不是真睡着了，闻溪伏下身去，在女儿额头轻轻亲了一下。

回到床上，闻溪自己对自己说道：“闻溪，本命年生日快乐。”

只是不久以后，她悲哀地发现，这么简单的祝福竟然都无法实现。

第二章

建议如期回来了。他打了电话给闻溪，让她不必接他也不必等他。那天正好是周末，闻溪一大早就起来，做好了早饭让小微吃了去补课，然后在家里大扫除。收拾得窗明几净，茶几上放着林意娴送的晶莹剔透的花瓶，插着大把盛开的百合。

可是等她把一切收拾妥当后打开衣柜，选来选去却选不出一件称心如意的衣服，这件过时了，那件颜色不正，还有的……呃，真的显胖。

闻溪突然想起了意娴那张卡片上的话，不由得对着镜子认真打量着自己，伸手捏了捏腰上的隐形游泳圈，终于不再自欺欺人，她在本命年里承认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自己真真实实胖了一大圈。即使她严格控制饮食，早晚做仰卧起

坐，有空时还转转呼啦圈，但是，她已经到了哪怕是只喝水都会增加皮下脂肪积累的年纪了。

唉，反正嫁也嫁了这么多年了，七年之痒都到差不多第二轮了，女儿也大了，胖点就胖点吧。即使没人夸她漂亮了，至少还能有人真心实意地夸她一句“富态”。

闻溪一边自嘲地想，一边随手挑了件衣服换上了。

等了老半天建议还没到，闻溪心急起来，干脆到小区外面等。一辆红色的丰田徐徐驶来，停在小区前，却好一阵子没人下车。闻溪反正等得无聊，好奇地偏过头去打量，突然发现，车里坐着的人很像建议，她绕到车前，果然是建议。她举起手向他示意，眼光却落在了驾驶座上，开车的是一个穿着时尚华丽的女人，化着浓艳的妆，一张嘴红艳艳的，煞是惊人。她的妆化得太浓了，看不出年纪，似乎二十几，又似乎三十。闻溪看着这样的一个女人和建议坐在一辆车里，心里没来由地被针扎了一下。一瞬间，她恍惚看到建议的脸上有一丝慌乱。可是紧接着建议开车门出来，再自然不过地走到她面前给了她一个拥抱，埋怨道：“不是说了不要你接我吗？你等了多久了？”

话是埋怨话，语气却是高兴的，望向闻溪的眼神，也一如既往充满爱意。闻溪刚刚的不安烟消云散，嗔怪道：“等了好久都没回来，我都快急死了。”

“路上堵了会车，所以迟了一点点。介绍一下，这是明莉，明老板，在省会做生意的，听说我调回来，就顺路搭我回来了。”

那个女人也下了车，热情地迎了上来：“你是闻姐吧？周主任可没少提起你。你比他说的还漂亮呢。”

虽然这个女人仍然有一种让闻溪不自在的感觉，闻溪还是礼貌地笑了：“我算什么漂亮啊，黄脸婆了。你才是标准的美女呢。”

明莉矜持一笑，显然她听惯了赞美之辞，且对自己的美貌也颇有自信，她转头对建议道：“周主任，把你送到这儿，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东西我就不帮你提到家里去啦。”

建议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他打开后备箱，把行李拎了出来。明莉又说了一句：“周主任，回来提拔了可别忘记请客，以后，我的生意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建议又是连连点头：“借你吉言，一定一定。”明莉上了车子，麻溜地开走了。闻溪无意间一回头，却见那辆红色丰田花冠的后视镜里，向她投来了清

冷的一瞥。

建议回到家中，还没顾上洗漱，先把给闻溪的生日礼物拿了出来，是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小盒子。闻溪把它仔细拆开，盒子里薄薄一层纱似的，抖开来，却是一套薄如蝉翼的黑色情趣内衣。

虽然是多年的夫妻，闻溪还是忍不住脸有点发烧，尴尬无比地说：“你怎么想着买这么个东西给我呀？”

“怎么，不喜欢？”

“不是。”闻溪有点扭捏，“我从没穿过这种，太透了，穿不惯。”

建议不以为然：“你别那么保守，穿穿就习惯了。”说着把头凑过来，暧昧地说：“只穿给我一个人看就行。”

闻溪笑着啐了他一口，把内衣折好收了起来。

其实她心里一点也不喜欢这份礼物。今年是本命年，本地风俗，本命年要尽量戴贵重一些的首饰来压邪，图个吉利。她曾经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在电话里对建议提到过，想要一条铂金的项链。不知道建议怎么没放在心上，送她的却是内衣。唉，也许建议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吧，她平时并不怎么喜欢戴首饰的。

转念一想，这内衣好歹是建议的一片心意，再想到他送内衣这个举动后面不言而喻的用意，闻溪脸上又发起烧来。

建议送给小微的礼物是一个精致小巧的MP3，银白色金属外壳上闪着冷冽的光，酷感十足。小微高兴得连蹦了好几下，然后抱着建议又蹦了好几下，整个晚上像条小哈巴狗似的跟在建议后面转来转去，就只差没对着建议摇尾巴了。

闻溪有点吃醋，自己当老妈子天天操劳反而时常被小微埋怨，而建议一个小小的MP3就树立起了慈父的形象。她酸溜溜地对小微说：“原来你这么好收买啊？一个MP3就让你得瑟成这样儿！”

小微鼻孔朝天哼了一声：“我给过你收买我的机会的，是你自己小气，一直不肯给我买。还是爸爸对我好，是不是，爸爸？”

闻溪不服气：“我不是小气舍不得钱，一个学生天天戴着MP3听流行歌曲，像个什么样子？不影响学习啊？”

小微更加不服气：“意娴阿姨不也给展晖买了，展晖天天听歌，不照样拿第一。”

“对啊，你要是像展晖一样能拿第一，那我也给你买。”

“好了好了，”建义出来当和事佬打圆场，“闻溪，MP3也可以用来练习英语听力，算学习工具吧，买一个也无所谓。小微，爸爸买MP3是给你学英语用的，你可要记住这一点。”

小微一侧头，吐着舌头做了个鬼脸：“那我听英文歌成不成啊？”

建义和闻溪对视一眼，无奈苦笑。

从小微五岁开始，他们俩就意识到了：现在的小孩子，不是他们那一代人了，贼精，有时候简直不知道是谁在教育谁！你一句话没说完，她已经准备好十句等着了，而且软硬不吃，什么事都得按她的主意来，那个原则性强得，跟地下党似的。

晚上洗漱过后，架不住建义“唆使”，闻溪硬着头皮穿上了那套内衣，结果有点啼笑皆非，模特身上穿起来风姿绰约风情万种的内衣，穿在闻溪身上小了一号，不但没了风情，反而将身材的缺陷暴露无遗，特别是主妇手和小肚腩，骄傲地宣示着它们的存在。

闻溪立马就要脱下来，建义却拉住她安慰道：“别脱别脱，其实很好看的。是你自己要求太高了，咱不和模特比就是了。”

“可是太胖了呀。”闻溪苦恼地拉着身上的内衣。

“不胖不胖，一点不胖。我老婆的尺寸正好合适。”建义一边说着一边把闻溪拉进怀里。

闻溪浑身的细胞活了一样，每一寸肌肤都能感受到建义的存在。这一刻，她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建义回来了，她不用再当数着日子盼相聚的织女了。她充满激情地回应着建义的温存。

可是，这次夫妻重聚后的第一次肌肤之亲，像初夏的雨，看着满天的黑云压过来，雷也打了电也闪了，那雨却只是不疼不痒掉了几滴，连地面都没打湿就过去了。

闻溪有点失落，不是说久别胜新婚么？还是说，这个内衣穿在身上效果不佳，让建义失去了兴致？更有甚者，难道是自己本身已经让建义失去兴趣？看着建义已经尽力的样子，闻溪丢开自己的失落，紧紧依偎在建义身边，感受着他的体温。

不知怎么的，她的思绪飘到了白天送建义回来的那个明莉身上。她想了想，婉转地问建义：“你好歹在驻省办工作了两年，怎么你调回来，单位也不派个车送你，还要你自己找车回来呢？”

建义说：“办里正好这阵子比较忙，车子都出去了。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反正调回来了，就不想再麻烦人家了。”

他这话说得有道理。闻溪再试探着问道：“那个明莉，在省城是做什么生意的？”

“哦，她呀，她是我们本地人，在省城开了个茶楼，就离我们办公楼不远。我们常去吃早点，有时候来了招待任务也到她的茶楼去，她有时候也需要我们单位出面帮她办点事，所以很熟悉。这次是正好她也要回趟家，我就顺路搭她的车回来了。”

“开茶楼的？难怪看上去精明干练，又很会来事儿，八面玲珑啊。她多大了？结婚了没？”

建义道：“你干吗老打听她呀？这些事我又不知道。”

闻溪不作声了，建义却醒悟过来，笑她：“你是不是看到我坐她的车回来，有点疑神疑鬼的啊？你放心，你老公我是不粘锅，和小马哥有一比的。”

闻溪道：“去你的。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你现在也快成了中年衰哥了，谁能看得上你呀。”

建义洋洋自得道：“这就是你不懂审美了。我现在正是男人的成熟期，魅力无法抵挡！”

闻溪笑他：“不要脸，自夸自没意思。”心里却不得不承认，建义的话说得很有道理。

闻溪自己越来越不喜欢照镜子，因为每照一次镜子都等于提醒自己，美好年华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建义却不同，别的男人到了这个年纪，多少有点中年发福，很多当年的帅哥都挺起了啤酒肚，他的容貌却几乎这么多年都没变过，连体重也一直维持在完美的136斤。除了眼角添了几根并不明显的皱纹，他似乎仍然是当年学校里那个风度翩翩、收女生情书收到手软的学生会主席，也许和他一直保持了晨练的习惯有关？

再想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36岁了，她情绪突然有点低落。建义察觉到了什么似的，将她抱进自己的臂弯，问她：“你怎么啦？”

闻溪轻声问他：“建义，你爱我吗？”

“老夫老妻了，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建义取笑她，“不爱你我能娶你做老婆吗？”

闻溪却固执地问道：“我就想知道这个，你告诉我，你现在还像从前一样爱我吗？”

“当然。”建义回答得简短，却让闻溪心中踏实。她为自己今天的敏感和

多疑感到羞愧，开玩笑道：“那当然，像我这么好的老婆，你还能到哪里去找啊。”她挪动着寻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式，不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她不知道，在她睡着后，建义把手从她头下抽了出来，他辗转反侧，始终睡不着，然后悄悄起床，走到阳台抽了两支烟。

天亮起床后，闻溪嗅到了烟味，皱眉道：“怎么有股子烟味呀？你抽烟了？”

建义若无其事地回答：“大清早地谁抽烟了。可能是窗户没关好，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吧。”

第三章

春季商贸洽谈会的项目资料清理完毕，打印成册了，闻溪认真校对无误后，把它送到了局长办公室。局长习惯性地拿出老花镜，一页一页翻阅着。他没说让闻溪走，闻溪就老实等着，看着局长认真的样子，闻溪的心中不禁有些忐忑，自己在心中回想有没有什么疏忽的地方。

“小闻，你到局里多久了？”局长冷不防问了一个和资料根本不相关的问题。

“嗯？”一门心思在材料上的闻溪吓了一跳，然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脸略红了红，回答道：“三年了。”

“参加工作多久了？”

“十六年了。”

局长难以置信地抬头迅速望了她一眼：“十六年了？”他沉吟一下，又说：“那看不出来。”

这句话让闻溪琢磨不透。这是夸她年轻，看不出来工龄这么长呢？还是说她工作经验不足，不像是个有十六年工龄的人呢？

好在局长的话解开了她心中的疑惑，他说：“小闻哪，你到招商局时间不算短了，平时的工作做得也还不错，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

有什么想法？闻溪愣是没反应过来，只傻傻地凭着本能打太极拳：“哦，我没什么别的想法，只是希望今后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还要请局长今后多多关照。”

局长再次迅速地抬眼瞟了她一下，脸上的神情似乎有点……失望。他点点头道：“嗯。好，好。年青人踏实做事是对的，以后要更努力。”

“是。”闻溪恭敬地回答。眼看局长的注意力又放在了资料上，试探着问道：“局长，没什么别的事的话，我先出去？资料有什么问题您再叫我？”

局长低头“嗯”了一声。

闻溪走了出来，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是一时也想不出症结在哪里。回到办公室，小钱有意无意地问她：“闻姐，去局长办公室了？”

闻溪回答道：“嗯，把商贸会的资料送去给他审阅。”

小钱忽闪着那双漂亮的丹凤眼，神秘秘地问她：“局长说什么了没？”

“没说什么啊。他还在看呢，资料没看完有什么好说的？”

小钱张了张嘴，自悔失言，有点讪讪地走开了。闻溪心中联想起刚才那种不对劲的感觉，突然有点开窍了，她问小钱：“局长也找你了？”

小钱矢口否认：“没有啊？他找我做什么。”

不知怎的，闻溪并不相信小钱说的话。她也不再多问，埋头处理自己的工作，做着做着，慢了下来，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小钱差不多和闻溪一起进的招商局，只是小钱是考的公务员，闻溪是工作调动。虽然小钱比闻溪小了好几岁，但她为人活泼热情会来事，很快和闻溪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工作上的事情也是有商有量，互相帮忙，合作得很愉快。可是今天小钱的神情分明是她有事瞒着闻溪，而且是和工作有关！在一个单位里的同事，什么人可以说什么话，大有讲究。可是这种情况，本不应该出现在她们俩之间啊。

闻溪一直拿小钱当朋友看待的。

唉，她始终还是不适应办公室的环境。当年毕业后她在学校里当教师。学校教学任务重，升学压力又大，她累得不行，建义便筹划着给她调动工作，也不知道他跑了哪些关系，终于将闻溪调进了市招商局。刚开始闻溪一点也不能适应这种正儿八经的行政班，常常做梦都梦见自己还在当教师。现在，梦虽然不做了，可一碰上办公室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潜规则，闻溪还是会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每到这时，她就会感叹：“早知这样不如继续留在学校里呢。”

这话当然不能对建议去说，他听了肯定不高兴。就连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事，她也不想去和建议说，说多了他会不耐烦：“多大点事啊，你不会连这个都处理不好吧？又要我去帮你搞掂？”

建议不耐烦归不耐烦，事后总还是会替闻溪出面的。闻溪知道这是因为建议爱她。不过被建议埋怨的次数多了，闻溪还是不知不觉间克制着自己，尽量减少了去烦他的次数。

今天局长那几句莫名其妙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她要不要晚上和建议说说呢？正犹豫间，电话响了，刚刚按下接听键，老妈怒气冲冲的声音就传来了：“闻溪，今天下班后你回家来一趟！”闻溪刚想问问什么事，电话里远远传来老爸的声音：“这么大冷天里叫孩子回来干什么？你要闹也不是这么闹的！”然后又是老妈的声音，却不是对着话筒，而是明显对着老爸在发火：“你是怕孩子知道！你也知道怕呀？也知道错了？”

然后电话“啪”的一声挂断了。

闻溪头疼得用手扶住了额头。

下班后交通高峰期间的出租车，紧俏程度堪比大年三十夜晚的砧板，就没个闲的，抢手至极。闻溪在街头等了快十五分钟，硬没拦下一辆车。这几天正好倒春寒，气温降得厉害，就这么一会儿工夫，闻溪就被冻得鼻子发红，手脚冰得钻心的疼，只好不停地边跺脚，边向搓个不停的手上哈热气。

一辆白色的雪佛兰从车流中拐了出来，正停在闻溪面前。闻溪皱皱眉，向旁边走了几步，免得被挡了视线没法打车，那车的窗户却摇了下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探出头来，笑眯眯地叫她：“闻溪，在等车吧？上来，我送你。”

闻溪心一跳，第一反应就是想撒谎：“不，我不是在等车！”可是看看这糟糕的天气，再看看无一例外匆匆驶过的满载的出租车，她犹豫了几秒钟，还是上了车。

刚刚坐稳，驾车的男人已经俯过身来，把手伸到了她胸前，她吓了一跳，那只手却绕了过去，拿起安全带要给她系上。闻溪手忙脚乱去抢安全带，嘴里连声说道：“不用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推让中闻溪的手碰上了那男人的手，她触电般躲开。

那男人也不再坚持，笑笑收回了手，开动了车子。

闻溪默默系好了安全带，只觉得浑身不自在，和身边这个人坐在一起，不

知道说什么好，可是什么也不说，又显得更加尴尬。

倒是那男人转头对她一笑，先开口道：“好久不见了。”

“是啊，好久不见了。”闻溪礼貌地回望了他一眼，但却避开了他的眼神。

“我们俩好像是一毕业就没见过面了吧？有多久了？十……二十年？”

二十年？有这么长吗？闻溪暗暗算了一下时间，喟叹：“是啊，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竟然高中毕业二十年了。”

那男人打量了她一眼，赞道：“不过你怎么一点都没变？我老远就认出你来了。”

以闻溪的年纪，虽然知道这句话是十足真金的恭维话，心里还是很高兴，嘴上说道：“你哪有这么夸张啊。再过两年我女儿都要上高中了，我都快老了。”

“你女儿？你有女儿啦？”那男人夸张地瞪大了眼睛，“这是我今年听到的最坏的消息了。”

“为什么？”闻溪奇怪地问他。

他回答：“因为我还幻想着有一天能和你一起看电影呢，结果你竟然结婚生子了。”

闻溪的脸腾得一下红了，尴尬无比，满是歉意地低声说：“你还记得这事呢？”

那男人大笑起来：“怎么可能忘记？那是我一辈子最丢脸的回忆了。”闻溪脸更红了。他突然道：“你真的一点没变啊，连爱脸红的习惯都没变。”

闻溪很认真地对他说：“叶景明，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声对不起，可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说会不会迟了？”

叶景明又是一阵大笑：“我跟你开玩笑的，你怎么当真了？那种年轻小屁孩的事，今天回忆起来是一种乐趣啊。”

看他笑得毫无芥蒂的样子，闻溪放下心来，刚见面时候的尴尬被抛开，此时的叶景明，对她来说不再是心理的负担，反而立马变成了一个很有亲切感的老同学。她也笑了：“你的性格，倒是和高中时完全不同了。你那时候那么内向，现在完全相反了。”

叶景明饶有兴趣地问她：“哦？你对我高中时的印象是这样的？难怪我那时候不招你喜欢。”

听到他提起这茬儿，闻溪装作没听懂，把话题引开道：“这车是你的？”

“嗯。旧了，正打算换新的。哎，你喜欢什么车？”

闻溪苦笑，对她来说，车子只有四个轮子和两个轮子的区别，她老实承

认：“我不懂车子，只要能开的就行。”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车？”

闻溪怔了怔。以前她也和建议开玩笑地讨论过买车的问题，她说想要一辆银灰色的车，建议却喜欢黑色，她笑他，真是的，上班天天坐黑色的公务车还没坐够啊，连私家车都整成黑色的。建议却坦承，黑色的车才有感觉。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车？”叶景明又问了她一声。

“银灰色。”她下意识地回答。

“好。下一辆车我就买银灰色。”叶景明说这话的神情就好像是刚刚在超市里决定了是买可乐还是买雪碧一样，轻松无比。

为什么他要这样问闻溪，还说就买她喜欢的颜色？闻溪总觉得这车里的气氛有点暧昧，或者说叶景明的话里，有意无意地，都在往暧昧上引。可是如果她认为叶景明在玩暧昧，叶景明大可以无辜地辩解：“我怎么暧昧了？是你自己想歪了。”

闻溪决定把话题再正回来：“你买车像买白菜，怎么？发财了？”

叶景明按按喇叭，超过了前面的一辆车，才回答：“发什么财呀，混日子而已。”

“我不信。”

叶景明道：“真的是混日子，在商场上混呗。”

“哦？那你在做什么生意？”闻溪还以为他开个小店什么的，没想到叶景明轻描淡写道：“什么赚钱做什么。到处参参股，有时候看到合适的地，就搞搞楼房什么的。”

这么说，叶景明真的是做生意发财了。闻溪曾经形象地概括了一下，当年她那一届同学里成绩最好的，多半都在教书；当年成绩一般的，多半都在政界混个一官半职；当年成绩不好的，多半都成老板了。叶景明再次印证了这一点，而且从他的语气看，这个老板的家底还不薄！

当年高考时他落榜了，听说是家里人出钱买了个书读，才勉强拿了大专文凭回来。

而闻溪，一直对他的落榜满怀歉意，所以今天才会向他道歉，现在看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闻溪正发呆走神，叶景明按的喇叭声唤醒了她，眼看着叶景明又超了一辆车，她不由得叮嘱他：“你开慢点。”

叶景明嘻嘻一笑：“好，你说慢点我就慢点。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你的话